

民国美文典藏文库

庐隐卷

秋声

QIU SHENG

庐

隐

著

LI YIN ZHU

灵魂的伤痕
生命的光荣
离开东京的前一天
最后的命运
月夜孤舟
愁情一缕付征鸿
醉后/夜的奇迹
星夜/秋声
几句实话/玫瑰的刺
著作家应有的修养
恋爱不是游戏
花瓶时代
男人和女人
窗外的春光
吹牛的妙用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美文典藏文库

庐隐卷

秋声

庐
隐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声 / 庐隐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民国美文典藏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7237 - 4

I. ①秋… II. ①庐…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2840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蔡晓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5.25 字数: 183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灵魂的伤痕	1
华严泷下	4
月下的回忆	9
生命的光荣	13
离开东京的前一天	17
扶桑印影	23
最后的命运	36
海滨消息	38
郭君梦良行状	41
寄天涯一孤鸿	46
月夜孤舟	55
愁情一缕付征鸿	58
雷峰塔下	62
寄燕北故人	65
醉后	70
祭献之辞	74
夜的奇迹	79

星夜	81
美丽的姑娘	83
春的警钟	85
秋声	87
亡命	89
云鸥情书选	96
东京小品	112
几句实话	154
秋光中的西湖	158
给我的小鸟儿们	166
玫瑰的刺	170
今后妇女的出路	199
著作家应有的修养	202
灾还不够	207
屈伸自如	209
监守自盗	211
愧	213
夏的歌颂	215
恋爱不是游戏	217
花瓶时代	219
我愿秋常驻人间	221
男人和女人	223
代三百万灾民请命	225
窗外的春光	227
赠李唯建	230
吹牛的妙用	232

灵魂的伤痕

我没有事情的时候，往往喜欢独坐深思，这时我便把我自己站在高高的地方，——暂且和那旅馆作别，不轩敞的屋子——矮小的身体——和深闭的窗子——两只懒睁开的眼睛——我远远地望着，觉得也有可留恋的地方，所以我虽然和他是暂别，也不忍离他太远，不过在比较光亮的地方，玩耍些时，也就回来了。

有一次我又和我的旅馆分别了，我站在月亮光底下，月亮光的澄澈便照见了我的全灵魂。这时自己很骄傲的，心想我在那矮小旅馆里，住得真够了，我的腰向来没伸直过，我的头向来没抬起来过，我就没有看见完全的我，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天夜里我可以伸腰了！我可以抬头了！我可以看见我自己了！月亮就仿佛是反光镜，我站在她的面前，我是透明的，我细细看着月亮中的透明，自己十分的得意。后来我忽发见在我的心房的那里，有一个和豆子般的黑点，我不禁吓了一跳，不禁用手去摩，谁知不动还好，越动着这个黑点越大，并且觉得微微发痛了！黑点的扩张竟把月光遮了一半，在那黑点的圈子里，不很清楚的影片一张一张地过去了，我把我所看见的记下来——

眼前一所学校门口挂着一个木牌，写的是“京都市立高等女学校”。我走进门来，觉得太阳光很强，天气有些燥热，外围的气压，使得我异常沉闷，我到讲堂里看她们上课，有的作刺绣，有的作裁缝，有的作算学，她们十分的忙碌，我十分的不耐烦，我便悄悄地出了课堂的门，独自站在院子里，想藉着松林里吹来的风，和绿草送过来的草花香，医医我心头的燥闷。不久下堂了，许多学生站在石阶上，和我同进去的参观的同学也出来了，我们正和她们站个面对面，她们对我们作好奇的观望，我们也不转眼地看着她们。在她们中间，有一个穿着紫色衣裙的学生，走过来和我们谈话，然而她用的是日本语言，我们一句也不能领悟，石阶上她的同学们都拍手笑了。她羞红了两颊，低头不语，后来竟用手巾拭起泪来，我们满心罩住疑云，狭窄的心，也几乎迸出急泪来！

我们彼此忙忙地过了些时，她忽然蹲在地下，用一块石头子，在土地上写道：“我是中国厦门人”。这几个字打到大家眼睛里的時候，都不禁发出一声惊喜，又含着悲哀的叹声来！

那时候我站在那学生的对面，心里似喜似悲的情绪，又勾起我无穷的深思。我想，我这次离开我自己的家乡，到此地来，不是孤寂的，我有许多同伴，我不是漂泊天涯的客子，我为什么见了她——听说是同乡，我就受了偌大的刺激呢？……但是想是如此想，无奈理性制不住感情。当她告诉我，她在这里，好像海边一只雁那么孤单，我竟为她哭了。她说她想说北京话而不能说，使她的心急得碎了，我更为她止不住泪了！她又说她的父母现在住在台湾，她自幼就看见台湾不幸的民族的苦况……她知道在那里永没有发展的机会，所以她才留学到此地来……但她不时思念祖国，好像想她的母亲一样，她更想到北京去，只恨没有能力，见了我们增无限的凄楚！她伤心得哭肿了眼睛，我看着她那黯淡的面容，莹莹的泪光，

我实在觉得十分刺心，我亦不忍往下看了，也忍不住往下听了！我一个人走开了，无意中来到一株姿势苍老的松树底下来。在那树荫下，有一块平滑的白石头，石头旁边有一株血般的红的杜鹃花，正迎风作势。我就坐在石上，对花出神；无奈兴奋的情绪，正好像开了机关的车轮，不绝地旋转。我想到她孤身作客——她也许有很好的朋友，但是不自然的藩篱，已从天地开始，就布置了人间，她和她们能否相容，谁敢回答呵！

她说她父亲现在台湾，使我不禁更想到台湾，我的朋友招治，——她是一个台湾人——曾和我说：“进了台湾的海口，便失了天赋的自由；若果是有血气的台湾人，一定要为应得的自由而奋起，不至像夜般的消沉！”唉！这话能够细想吗？我没有看见台湾人的血，但是我却看见眼前和血一般的杜鹃花了；我没有听见台湾人的悲啼，我却听见天边的孤雁嘹栗的哀鸣了！

呵！人心是肉作的。谁禁得起铁锤打、热炎炎呢？我听见我心血的奔腾了，我感到我鼻管的酸辣了！我也觉得热泪是缘两颊流下来了！

天赋我思想的能力，我不能使它不想；天赋我沸腾的热血，我不能使它不沸；天赋我泪泉，我不能使它不流！

呵！热血沸了！

泪泉涌了！

我不怕人们的冷嘲，也不怕泪泉有干枯的时候。

呵！热血不住地沸吧！

泪泉不竭地流吧！

万事都一瞥过去了，只灵魂的伤痕，深深地印着！

（原载 1922 年 8 月 11 日

《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 46 期）

华严泷下

呵！千辛万苦走尽了层叠不绝的群山，奔腾急湍的瀑布声，推出听觉中的一切声浪而占据了。白云般的急流，半空中涌出来，细密的水花溅到面部来，一阵阵的微寒沁入心灵里；这时的知觉只有感到沉默和神秘。同游的伴侣乃和对我说：“到了这种境地，叫人实在难以描写：四面削立千仞的高山隔绝尘世的一切；现在的思想，已经不是平日我们所有的思想了！现在的四围只有伟大的神秘可以形容它们。”我这时为一种神秘的静寞支配了，我对于乃和所说的话，只有心许，却不能回答她。

我独自沉默着。把心灵交给了白云了，交给流水了；我万千的柔情和沉迷的深恋，也都交给这一刹那的自然了。丞姐她好像是得到宇宙的生机，她永远不受神秘的支配，她从不曾说过灰心的话，她也从不问宇宙是什么，她喜欢活动，她到一个地方，她便想再换一个地方。这时她又在催我们走，她说：“看见就完了，我们再到别处玩去罢！”我被她催促了，不知不觉心里一酸，流下泪来，唉！我知道自己的渺小，我要知道尘梦的短促；我何苦离开他作个失恋的可怜人！

乃和胆怯地坐在我的身旁，她悄悄地叹道：“人事有完的时候，

水流没有竭的时候。”我听了这话，更由不得伤心，我忏悔我以往我的种种……唉！这时的心真失却主张了！

丞姐在半山上招手，劝我们更前进，我只懒懒地不愿动。她说：“你不是要看华严吗，为什么在那里老坐着不动呢？”我听了这话仍在踌躇，丞姐又高叫道：“唉呀！这真是奇怪极了！在高山时是水，流下来便成了烟了……”她的话打动了我的心，便随了她又奔了许多羊肠的山路，转弯处果见飞烟软雾中，云织成般的梯子，从山巅下垂，半生梦想的华严果然看见了！我理想中的瀑布，以为只是丝丝流水，却想不到从山巅上涌下来的急水，竟不是水，是一道的飞烟，是无数的白云，几至流到山湾时，因激流激石的缘故，喷出细腻的水花，那水花便随空气四散，因其浓厚，又像是半山罩了白雾。

我不禁迷醉了！怔怔坐在飞泷的对面凝望，忽然从左边山坡上下来几个人——缙绅样的态度，站在我的斜对面，指点评论。我无意中对他们望了望，在他们怅惘怜乞的脸上，使我发觉了一件不幸的认识：我平日觉得人生事业的成功，是有无上的光荣，而这时我总觉成功实在是最伤心的事，并且是最有限的事。当我未到华严之前，我心灵中充满了无限的渴望，这个渴望增我许多生趣；我有时坐在葡萄架下看云天飘渺，我便在云端里造无穷的意象，那时白云作了我温柔的褥子，蓝天作了我遮日的屏风，月亮作了我的枕头；我安静睡在那里，永远不会想到失望的苦痛。——现在呢，华严是在我的眼睛里；和从那烂湿的污泥，爬到高坡上时的艰难，所得到的代价，当时的喜悦，只一声的长叹表示出来了；现在心里所有的除了忏悔和沉闷——间或含着些羞耻和惭愧的念头外，没有更多的思想了。

丞姐依旧兴高采烈，她发起一同照相，作个游华严的纪念。我没什么意见，因坐在乃和的旁边，手里拿着我唯一的良伴——日记本——对着瀑布下面潺潺的细流，寄我无穷的深意，和怅惘的情绪，

照相我始终没有在意。

我好思虑的心，这时更跑到绝路上去了！我想到广漠的世界，只有一面真理的镜子是透明的，除了这面真理的镜子外，便全都有色彩了，无论什么人要是不拿那赤裸裸透明的真理镜子来照，自己是永远不认识自己，也更不认识别人了。

一个人被认识是最不容易的事，也是最不幸的事，我永不希望人们知道我，因为我是流动的，是矛盾的，是有限的；人们认识了我，便是苦了自己。

去年的夏天，一个黄昏里，我依稀记得那时候，正是下过一阵暴雨之后，斜阳从一带深碧的树林里，反射在白色的粉墙上，放出灿烂的金光，映出疏淡的树影；阵阵微风，吹过醉人的玫瑰花香。我独自坐在茶藤架下，看被雨洗过的树叶，格外显得翠绿，衬着那如美人带酒、娇媚无力的红花，加倍使人迷醉了；那时我的朋友澄如，她从外面进来，拿着雨伞指着我说：“这种美景，——在这所房子，除了你谁来享受？”我听了这话很觉不安——我相信多和一个人接触便多一重苦恼。

我有时觉得我的生命太短促，不够我使用；有时我又觉得一天好像一年，实在太长久了，竟没有法子消遣。

吃饭，穿衣服，住房子，真是一件大事！不过若有一个人对我说“你是为吃饭、穿衣服、住房子而生活的”，我一定觉得那个人太轻视我了。我一定要为自己申辩，或者还要恨说这个话的人。但是我今天认识我自己了，在我过去的历史中，我的生活除了吃饭、穿衣服、住房子，我真不知道还为什么。不过在全世界全人类组织体中的一个小我，原值不得什么。

现在我悄悄站在瀑布面前，看那不断的激湍，心里禁不住乱跳，我想若使我把躯壳交给他，这洁白的飞泉里就染上尘垢了！——其实用不到顾及这些，不过没有勇气的我，这一念也未尝不能造成未

来万劫之因了！

我自己不自觉，对着那三千尺的华严泷，神往了多少时候；不过最后，在我麻木的心里，又起了变动，我仿佛看见，那飞泷里，所喷出来的水烟，都含着神秘的暗示。假若我这时是在水烟的中心，身上的污汗一定消涤无余；若再到了飞烟的深处，我的心——尘俗的心——一定由极热而变到极冷，极浊而变极清；便是那不可捉摸的灵魂，也要同水烟搅和起来，随着空气的激荡，送到未来的许多游客脸上身上，更浸入他们的心里，使他们消了污汗，息了罪恶之愤火，灭了贪狠的欲望，而投降了伟大的自然。

绵绵不断的思想，忽被冷不防的一击而打断了，回头又见丞姐含笑说：“还不让开，有人要在此地照相。”我无奈只得懒懒地走开了，回头看见秀姐还默默地蹲在山涧旁边，玩弄那石缝中的流水，丞姐叫了她两声，她才惊觉，深深地长叹一声躲开了。

那几个游人照完了相，他们不知道想起什么来了，跑到我们面前打探我们的来历。我们和他们言语不通，始终不能彼此了解，后来引导我们来的那位山田先生替我们作了翻译。他们听说我们是中国的女学生，脸上的惊奇色使我们震惊。后来他们拿出一张名片来，叫我们随意写几个字，或几句话作个游华严遇见我们的纪念。其实我真嫌他们多余，我接了片子不知道写什么好，沉吟了半天，才随意把我那时的感想，作成一首短诗给他们道：

唉！庄严的女神呵！

在你的足下藐小的更藐小了！

纯洁的女神呵！

在你的足下尘浊的更尘浊了！

用你的泪洗清了吧！

用你的爱臂环抱了吧！

生命的认识者，向你膜拜了！

他们拿了片子，离开我们回去了。四面不透日光的深山里，罩上将近黄昏的微雾，更觉得阴深幽秘了。同来的伴侣，也来催我归去；我不能对她们宣示我心头的隐秘，只得勉强离开灵魂的恋者，受那刺心离别的苦痛了！

我一壁扶着那石缝中的石根，向上攀缘，我竟忘了我这时足所履的地方，是上不接天日，下不着平地，是半山上的险径，两只眼睛，只管注释那多情的碧水，由不得流下泪来！

唉！险径走完了，到了山顶的平地上，更助人愀然的，是那将要下山的斜阳，照着那山阴下几株杜鹃，犹徘徊不忍归去，这情景更摧断我的愁肠，再回头，华严已经又是以往的印象了！

（原载 1922 年 9 月 11 日

《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 49 号）

月下的回忆

晚凉的时候，困倦的睡魔都退避了，我们便乘兴登大连的南山，在南山之巅，可以看见大连全市。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看不见娇媚的夕阳影子了。登山的时候，眼前模糊，只隐约能辨人影；漱玉穿着高底皮鞋，几次要摔倒，都被淡如扶住，因此每人都存了戒心，不敢大意了。

到了山巅，大连全市的电灯，如中宵的繁星般，密密层层满布太空，淡如说是钻石缀成的大衣，披在淡装的素娥身上；漱玉说比得不确，不如说我们乘了云梯，到了清虚上界，下望诸星，吐豪光千丈的情景为逼真些。

他们两人的争论，无形中引动我们的幻想，子豪仰天吟道：“举首问明月，不知天上今夕是何年？”她的吟声未竭，大家的心灵都被打动了，互相问道：“今天是阴历几时？有月亮吗？”有的说十五，有的说十七，有的说十六。漱玉高声道：“不用争了。今日是十六，不信看我的日记本去！”子豪说：“既是十六，月光应当还是圆的，怎么这时候还没有看见出来呢？”淡如说：“你看那两个山峰的中间一片红润，不是月亮将要出来的预兆吗？”我们集中目力，都望那边看去了，果见那红光越来越红，半边灼灼的天，像是着了火，我们

静悄悄地望了些时，那月儿已露出一角来了；颜色和丹砂一般红，渐渐大了也渐渐淡了，约有五分钟的时候，全个团团的月儿，已经高高站在南山之巅，下窥芸芸众生了。我们都拍着手，表示欢迎的意思。子豪说：“是我们多情欢迎明月，还是明月多情，见我们深夜登山来欢迎我们呢？”这个问题提出来后，大家议论的声音，立刻破了深山的寂静和夜的消沉，那酣眠高枝的鸛鵒也吓得飞起来了。

淡如最喜欢在清澈的月下、妩媚的花前，作苍凉的声音读诗吟词，这时又在那里高唱南唐李后主的《虞美人》，诵到“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声调更加凄楚。这声调随着空气震荡，更轻轻浸进我的心灵深处；对着现在玄妙笼月的南山的大连，不禁更回想到三日前所看见污浊充满的大连，不能不生一种深刻的回忆了！

在一个广场上，有无数的儿童，拿着几个球在那里横穿竖冲的乱跑，不久铃声响了，一个一个和一群蜜蜂般地涌进学校门去了。当他们往里走的时候，我脑膜上已经张好了白幕，专等照这形形式的电影。顽皮没有礼貌的行动，憔悴带黄色的面庞，受压迫含郁闷的眼光，一色色都从我面前过去了，印入心幕了。

进了课堂，里头坐着五十多个学生，一个三十多岁，有一点胡须的男教员，正在那里讲历史，“支那之部”四个字端端正正写在黑板上。我心里忽然一动，我想大连是谁的地方啊？用的可是日本的教科书——教书的又是日本教员——这本来没有什么，教育和学问是没有国界的，除了政治的臭味——它是不许藩篱这边的人和藩篱那边的人握手以外，人们的心都和电流一般相通的——这个很自然……

“这是哪里来的，不是日本人吗？”靠着我站在这边的两个小学生在窃窃私语，遂打断我的思路，只留心听他们的谈话。过了些时，那个较小的学生说：“这是支那北京来的，你没有看见先生在揭示板写的告白吗？”我听了这口气真奇怪，分明是日本人的口气，原

来大连人已受了软化了吗？不久，我们出了这课堂，孩子们的谈论听不见了。

那一天晚上，我们住的房子里，灯光格外明亮。在灯光之下有一个瘦长脸的男子，在那里指手划脚演说：“诸君！诸君！你们知道用吗啡培成的果子，给人吃了，比那百万雄兵的毒还要大吗？教育是好名词，然而这种含毒质的教育，正和吗啡果相同……你们知道吗？大连的孩子谁也不晓得有中华民国呵！他们已经中了吗啡果的毒了！”

“中了毒无论怎样，终久是要发作的，你看那一条街上是西岗子，一连有一千余家的暗娼，是谁开的？原来是保护治安的警察老爷和暗探老爷们勾通地棍办的，警察老爷和暗探老爷，都是吃了吗啡果子的大连公学校的毕业生呵！”

他说到那里，两个拳头不住在桌上乱击，口里不住地诅咒，眼泪不竭地涌出，一颗赤心几乎从嘴里跳了出来！歇了一歇他又说：

“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天下午，从西岗子路过。就见那灰色的墙根底下每一家的门口，都有一个邪形鸩面的男子蹲在那里，看见他走过去的时候，由第一个人起，连续着打起呼啸来。这种奇异的暗号，真是使人惊吓，好像一群恶魔要捕人的神气。更奇怪的，打过这呼啸以后立刻各家的门又都开了：有妖态荡气的妇人，向外探头。我那个朋友，看见她们那种样子，已明白她们要强留客人的意思，只得低下头，急急走过。经过她们门前，有的捉他的衣袖，有的和他调笑，幸亏他穿的是西装，她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历不敢过于造次，他才得脱了虎口。当他才走出胡同口的时候，从胡同的那一头，来了一个穿着黄灰色短衣裤的工人，他们依样的作那呼啸的暗号，他回头一看，那人已被东首第二家的一个高颧骨的妇人拖进去了！”

唉！这不是吗啡果的种子，开的沉沦的花吗？

我正在回忆从前的种种，忽漱玉在我肩上击了一下说：“好好的月亮不看，却在这漆黑树影底下发什么怔。”

漱玉的话打断我的回忆，现在我不再想什么了，东西张望，只怕辜负了眼前的美景！

远远地海水放出寒栗的光芒来。我寄我的深愁于流水，我将我的苦闷付清光；只是那多事的月亮，无论如何把我尘浊的影子，清清楚楚反射在那块白石头上。我对着她，好像怜她，又好像恼她。怜她无故受尽了苦痛的磨折，恨她为什么自己要着迹，若没这有形的她，也没有这影子的她了；无形无迹，又何至被有形有迹的世界折磨呢？……连累得我的灵魂受苦恼……

夜深了！月儿的影子偏了，我们又从来处去了。

（选自 1922 年《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10 号）